

城市表情

心灵驿站



放学的小孩，独自回家的路上，会对路边的一朵花，一片叶，一粒石子感兴趣。如果路过一片草丛，他会停下脚步，趴在泥土上静静观察小小的蚂蚁，看蚂蚁搬家，顺着同一路线，来回往返很多次。一块很大的东西被几只蚂蚁齐心协力搬起，孩子的表情一会紧张，一会失望，一会欢喜，他可以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看几个小时。因为小小的蚂蚁，可以让忘记妈妈的叮嘱，枯燥的课堂，老师的批评，同学间的争论，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几只蚂蚁重要。对于大人来说，也许这很幼稚，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，一片纯净的世界里，有童年的快乐，放飞七彩的梦。

大学毕业，一个人在外漂泊很多年，和父亲交流机会很少，有时在家也难得和父亲说上几句话，每每和父亲坐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该如何与父亲沟通，或者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情。

从小到大的父亲对我的爱总是默默的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让我感受着父爱的伟大。自从我毕业后在外工作，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很多，无形之中多了一些陌生。但每次回家，母亲总是告诉我：“你爸很想你啊，你的小名常常挂在他嘴边，有时我让他给你打电话，他总是说，你爸怕给你打电话，干扰你工作。”

万家灯火



父亲的短信

张宏宇

完母亲的话，我无言，我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爸，哪怕是在家里多待一会儿。

前年冬天，天特别冷，我正在外面工作，手机上忽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我当时很惊讶，竟然是父亲发来的：“儿，一个人在外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天冷了多穿些衣服，千万别受凉了，好好注意身体。”我连忙打了过去，是爸接的电话，我这才知道爸为了方便和我联系，买了一部手机，而且是手写的。年过半百的父亲，在生活中喜欢一切都简简单单，不太习惯接受手机短信等新技术，加之最近几年，为家不停操劳，眼睛老花得厉害，看字也比较困难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为了便和我联系，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手机的各种功能，所以父亲告诉我，买个手写的真是方便。

从那以后，我经常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，有时字数很少，有点儿像电报，大意差不多是打个电话啊，你爸可急坏了，不停地唠叨你的名字。你真是的，下次来了一定要记得给你爸回个短信，免得他老是担心。我急忙充电，打开手机，手机不断地响起，我知道有很多的信息发了进来，打开一看，全是爸发来的，整整塞满了我手机的短信空间。看着爸的短信，我眼前早已是一片模糊，那一条条的短信，字多，却凝结着父亲深深的爱。在饭桌上，我给爸敬了三杯酒，祝他身体健康，爸依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一饮而下。

从那以后，我工作再忙，也不忘给父亲发个短信，我开始学会和父亲用短信进行聊天了，从那一条条的短信中，我能够感受到父亲对我无私的爱。父亲很多的短信信息我一直保留着，虽然其间换了几次手机，但父亲的短信一直保留在我的手机里，保存在我的心里。父亲的短信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字眼，伴着我漫漫的人生路。

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老兄有一个很卡通的儿子。不大，才三岁半。记得他第一次上办公室的时候，是端着副蜡笔小新的招牌表情，嘀溜溜着眼睛到处望着。我兴致很高地跟他打招呼：“嘿，小DD，叫阿姨好啊！”他斜睨着我，好半晌才给我翻了个白眼。很夸张地把脖子扭成90度角去看一只摆在角落里的废纸篓。

桌对面的老兄马上搬出当老子的威严，说：“不许没礼貌。赶快叫阿姨！”结果这酷小孩摆了一下脖子，也给那个当老子的翻了一个白眼。哇塞！好有个性的孩子啊！这两个白眼简直就是蹦蹦跳跳划破池水的两颗鹅卵石，让坐了大半天办公室的我于瞬间爱心大发继而泛滥成灾。这样的小孩，怎么可以不到弹到怀里试一试脸蛋和屁股蛋的肌肉弹性呢？

我向来是个文明人，而文明人的规矩就是不能动粗的来硬的。哪怕对方只是个屁大的小孩，也要让他享受到文明的礼遇，自觉自愿地自动来“上钩”。

于是我翻箱倒柜，出尽法宝地想讨那酷小孩的欢心。但办公室里会有

心生欢喜

刘小鸽

的吉他，站在桥头的风中唱歌，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可以没有观众，可以没有掌声，因为喜欢，而心生欢喜。眼前走过的名车，远处豪华的酒店，好像，贫穷与富贵，权力与金钱，一切都与他无关。哪怕穿很旧的衣，吃简单的饭菜，只要每天能够唱歌，就不觉得生活有多苦，站在自己的舞台上舞动人生。谁也无法拒绝一个人唱歌的权利，热爱唱歌，就是热爱生活。

一个爱读书的年轻女孩，独自坐在僻静处，远离尘世的喧嚣，认真读书，不一定是专

业书籍，手里拿的可以是远方情人寄来的一封信，还是一本随笔散文，或者是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。女孩读的是那么投入，一直静静地坐着，任阳光一点点从身边移过，任周围有花开过，有风吹过。她的欢喜是每天读书，有自己的生活，这是有生活情趣的女孩，不被生活所迷茫，所诱惑，她的心像栀子花一样洁白，一样芬芳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爱生活的地方，只要每天快乐，心生欢喜，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静静享受人生。看似平庸的事情，小人物亦有其大幸福，不要去嘲笑别人。人生的最高境界，越简单越快乐，不融入低俗，一颗心永保纯净。

人在途中

蓝月

最美的歌声

晚饭后逛逛街是我的习惯，忽然有非常悦耳的歌声传来。那歌声甜美清脆，很具有舞台效果。我的脑海里立马闪现这样一个镜头，一位活力四射的青春少女，穿着时尚的衣着，擎着麦克风，脸上洋溢着鲜花一样的笑。

声音来自商场门口，会不会是商场为了吸引人气搞活动呢？想到这里，我这个音乐爱好者心中雀跃不已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商场门口围了好多人，我挤进人群，一下子呆住了。眼前完全不是我的想象，众目的焦点竟然是一位奇丑无比的女子，她的脸上写满岁月的凄苦，她坐在一个轮椅车里，两截空空的裤腿像两面旗帜随风飘荡。

她唱得很投入，目光柔和，充满感情，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歌声之中。女子的身后站着一位男子，看得出来是他推女子出来的，当我的目光触及他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再一次被“震撼”！

那位男子只有肩膀没有胳膊，他的胸膛特别厚实，这是长期使力的结果。他的头随着女子的歌声有节奏地摇摆，那神情陶醉而幸福。

我的心猛地震了一下，

世相百态



老爸学车记

曾国姬

自从我买了车后，老爸就嚷着要学开车，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。可老爸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，虽然身体健康，头脑清醒，但繁忙的公路上时有意外发生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为了老爸的人身安全，我们坚决不让老爸学车。

老爸见我们都不同意他学车，就要起了小孩子脾气，居然绝食抗议，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任我们怎么叫他都不出来，让我们哭笑不得。老妈说，让他饿吧，看这老家伙能撑多久，他受不了就会出来的。可老爸很能撑，从早上饿到中午，再饿到晚上，大有坚持到底的意向。听老妈说，他只偷偷出去去过洗手间，就溜回去把门顶死了，就是不肯吃饭。这可麻烦了，老爸一把年纪了，这要饿坏了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我们不

成了虐待老人了吗？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老爸，但条件是老爸以后开车必须由我们陪同，绝不可以单独出车。老爸爽快地答应了，高兴得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请我们到酒店大吃一顿。

教老爸开车的事由我负责，老爸还算勤奋，我所说的有关知识他都会认真地拿笔记下来，有空地时候就掏出来看，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请教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练习就开得很好了，老爸兴奋得每天让老妈给我们加餐。为了方便老爸以后出行，我决定陪老爸去考驾照。

那天，老爸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，把头发梳得光亮，还系上了领结，像是去赴喜宴似的。到了现场先填了表格，接着是体检，当体检结果递到老爸手上时，老爸兴奋的表情顿时僵住了，再也高兴不起来。原来老爸的视力不合格，血压也有点偏高，被取消考试资格。

老爸灰意冷回到家里，又躲进了房间开始绝食抗议，这可急坏了我们，这考驾照又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啊，我们也帮不上忙，最后还是老妈厉害，对老爸吼道：“你这老家伙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不让考就不考呗，还能省下一笔钱，等周末闲的时候你叫孩子们带你到乡下找块空地去开，那里车少，路也安全，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不要撞人家的庄稼就是了。”

听老妈这么一说，老爸终于乐呵呵地推开门出来：“说话算数哦，其实我就是想过开车的瘾。”

本版插图 涛涛

书籍，手里拿的可以是远方情人寄来的一封信，还是一本随笔散文，或者是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。女孩读的是那么投入，一直静静地坐着，任阳光一点点从身边移过，任周围有花开过，有风吹过。她的欢喜是每天读书，有自己的生活，这是有生活情趣的女孩，不被生活所迷茫，所诱惑，她的心像栀子花一样洁白，一样芬芳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爱生活的地方，只要每天快乐，心生欢喜，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静静享受人生。看似平庸的事情，小人物亦有其大幸福，不要去嘲笑别人。人生的最高境界，越简单越快乐，不融入低俗，一颗心永保纯净。

手伸进口袋，竟然忘了带钱。于是我急速返回家中，拿上钱。可是当我匆匆赶回去的时候，商场门口空荡荡的，已然不见了刚才那两位。我怔怔地站在风里，心里也空荡荡的……

很明显男人是女人的腿，女人是男人的手。虽然命运对他们很残酷，但他们是坚强而乐观的，他们不清楚他们是相依为命的夫妇还是兄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们对生命的热爱。他们四处漂泊却把最美歌声奉献给别人。

那歌声让我日益冷漠的心渐生柔软，在感叹的同时对人生对生命有了新的审视，健康不代表健全，不屈服于命运热爱生命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人才是完美的，值得敬佩的，哪怕他身有残疾。

爸的表情顿时僵住了，再也高兴不起来。原来老爸的视力不合格，血压也有点偏高，被取消考试资格。

老爸灰意冷回到家里，又躲进了房间开始绝食抗议，这可急坏了我们，这考驾照又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啊，我们也帮不上忙，最后还是老妈厉害，对老爸吼道：“你这老家伙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不让考就不考呗，还能省下一笔钱，等周末闲的时候你叫孩子们带你到乡下找块空地去开，那里车少，路也安全，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不要撞人家的庄稼就是了。”

听老妈这么一说，老爸终于乐呵呵地推开门出来：“说话算数哦，其实我就是想过开车的瘾。”

本版插图 涛涛

教导他，小孩嘛，都像小昆虫小蚂蚁一样，最爱吃甜食的了。你看人家伊丽莎白一世，为吃甜酒和甜杏仁把一口白牙都吃成黑牙了也在所不惜，甜蜜的魅力哪里是你想挡就挡得了的呢？

后来我就学乖了，啥事没有也在办公桌上摆一盒糖果。管他大人小孩，我这儿有糖呢！

无意中，可爱的酷小孩给我提了个醒。在一些大老板的办公室里，办公桌的边上就摆着一只小小的糖果盒。只要你愿意，每一位到访者都可以打开它，取出一颗瑞士产的利口乐硬糖，让唇齿间泛起一阵凉爽的清甜。

不见得人人都爱吃糖，但小小的一颗糖果却可以在顷刻之间拉近与心的距离。也许，过了若干年后，就算那么爱吃糖的酷小孩也会不再那么爱吃糖了。但我相信，哪怕再酷的小孩，也会向往那如糖果般的亲切与甜蜜的吧？

心痒痒地，我也想当一个爱吃糖的酷小孩。

杏核店胡同前年车水马龙，人潮汹涌，看得附近的居民都傻了眼。有的说，赵氏虽说走得早了点，可这番风光也足够她受用了；也有的说，这张作霖官当大了，死个媳妇都这么惊天动地的，份子钱怕也是收了老子鼻子了。偏巧这话让张作霖听见了，张作霖走过去，拍了拍那人的肩膀，手不是很重。说，你这个人应该是个人才，能比别人想得多，等事情办完了，你去奉天找我，给我记账，我收一笔你记一笔。张作霖一脸正经，话说得平和善意的，可那人听了顿呆了裤子，磕头如捣蒜。

这件事传到张学良耳里时完全变了样，说张作霖听了这话后，把那多事多嘴的一脚踢进下屋，拿他的脑袋当靶子，用收来的银钱一块一块地砸过去，直到把人活活砸死。张学良把这事跟卢寿萱说了，卢寿萱说，道上你爸的事多去了，真的假的都有，你别信。张学良固执地一摇头，坚定不移地说，我信！

赵春桂被葬在了锦县东北距县城78里的驸马坊。抬棺进墓地时，张景惠、张作相、汤玉麟几个人换下了脚夫。在八角台干保险队时，他们就认识了赵春桂。那时候的赵春桂，还是一个羞涩的小媳妇，见人话不多，总是先笑后说话。哪个兄弟有了头疼脑热，她汤了面的像伺候张作霖一样尽心。汤玉麟脾气不好，每次与张作霖有了口角，都是赵春桂来调解，来赔不是。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看弟妹面子，别跟那活驴一般见识。抬棺下墓后，汤玉麟又想起了这句话，他捧起一把土，扬在赵春桂的棺上，声音哽咽，弟妹啊，咱兄弟现在混好了，有前程了，你倒走了，苦命的弟妹，你连一天福也没享上啊！墓地里一片哭声，张冠英、张学良已哭成了泪人。赵春桂的母亲哭着哭着，突然一头向张作霖撞来。张冠英和张学良忙将老太太拉住，老太太指着张作霖就骂，你却称心如意了吧？没有碍眼的了吧？我早知道闺女跟了你，没个好啊！怪我没拦住她啊！闺女啊，你把妈一块带着去了吧！张作霖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张学良扶着姥姥，看着张作霖，毫不掩饰目光中的怨恨。

安葬完赵春桂，张作霖在墓地的门房住了一天一夜。张学良想知道他在里边捣什么鬼，可见不到他的人影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门和窗都关得紧紧的。卫队长祁老号守在门前，像一尊门神。第二天早上，张作霖走出门房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一只腿好像瘸了。他走到张学良身边，一边揉着那条腿，一边说，小六子，你记住，我死后，你就把我埋在这里。

听了这话，张学良感觉一痛，眼泪几欲夺眶而出。心里半苦半酸地喊了一声，你妈拉巴子的，你总算说了句有人味的话！

张学良进奉天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冯庸。冯庸是跟着父亲冯德麟来的，爷俩一人一匹马，呼着喊着，狂奔进院，直冲到正房门前才下了马。冯庸骑的那匹马没收住脚，把房门都撞开了。冯庸骑的那匹日本战马一样，高大凶猛，威风凛凛。下马就亮开大嗓门，震得窗户纸哗啦啦地响，张小个子啊，得换换房了，这个破院，养虫虫还差不多。冯德麟当年是辽西最大的一股土匪的首领，有人枪八千。他叱咤辽西走廊时，张作霖只不过是十几人保险队的小头头。

张作霖带着张学良从屋里出来，见了冯德麟，拱了拱手，三哥来了。1910年，张作霖与冯德麟、张景惠、汤玉麟等人在洮南结拜时，冯德麟排行老三，张作霖排行老七。

冯德麟看了看张作霖身后的张学良，明知故问，哎，这小鬼崽子是谁？小六子吗？张作霖眯着眼睛，是，他就是小六子。

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，却有个莫名其妙的小名——小六子。几十年来，关于张学良的这个名，史家们各抒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有的说，这是张姓家族中大排行顺下来的；有的说，很有可能是张作霖拜把子兄弟辈中的排行。至于张姓家族和异姓兄弟一共有几个儿子，却又没人说得清。直到张学良晚年开口说话，人们才知道这小六子的来历。

张学良的小名原叫双喜，源自出生那天，张作霖刚好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。张作霖因此给张学良起了这个小名，双喜临门的意思。大约三岁的时候，包瞎子给张学良算了一卦，说此子命硬，克父克母。

“晚餐！”是咱们刚做完的这个？”燕子惊道。

Tina点头：“不过过项目和了解的不大一样。”
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
“就是这不是三万美金的尽职调查项目。这其实是个二十万美金的项目，是投资后的反欺诈调查，就跟你后来发现的一样，英国古威银行2007年就与Ted Lau合作，投资人股香港怡乐集团，收购了大同鑫。后来古威听到传言，说大同鑫根本不值多少钱，所以就找人做了内部审计，发现果然存在虚报资产的问题。英国古威当初是Ted Lau拉进这个项目的。古威怀疑是他从中欺诈，就雇了GRE来做调查。所以就有了‘晚餐’这个项目。”

“这些都是Steve告诉你的？”老方皱着眉头。

“切！他才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呢！这些都是我今天刚刚发现的！我当时就只说这是个欺诈调查，说目标是Ted Lau，英籍华人。应该是以前从大陆出去的，不过在大陆的历史不清。他说Ted Lau有个熟人在芝加哥开饭馆，那个熟人的老婆刚回北京……”

Tina怯怯地看看燕子。

“他说的就是我？我老公和Ted Lau是熟人？”

Tina点点头。

“那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，还有后来的面试，都是Steve一手策划的？”

“那我就清楚了，不过我想应该是吧。反正Steve跟我说有可能去GRE工作，让我想办法通过你了解一些Ted Lau的底细。后来，你就来面试了。”

“Steve让我远远地坐在旁边，观察是不是有人跟着你。”

“Steve这小子！果然有两手啊！”老方频频点头，“看来自打你面试那天起，‘晚餐’的实地调查就开始了啊！”

Tina接着说：“Steve怀疑审计公司的老板，就是那个姓高的，是冲着你来的，他就跟我说，让我想办法通过你接近姓高的，以便调查他到底什么来头。”

原来如此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水落石出

Tina继续说：“可没想到，你和姓高的都故意躲着对方，一点儿没接触。我也就更没机会接近姓高的。Steve就让我想办法，让你注意到有人跟踪你，看看你有什么反应。他说也许你一姓高的也会有反应。”

“嗯，那个项目……就是‘晚餐’。”

连载

黄雀在后

Tina坦白，是她偷偷复制了燕子的电脑硬盘。

“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，我的电脑硬盘里面有什么好分析的，那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电脑，自从到GRE上班，我就再没碰过它。而且不光我没碰过，这几个月压根儿也没人碰过它啊？”

“你是没碰过，可你老公碰过！”燕子的笑容凝固了。

“你爱人在大概两周前用这台电脑登录过他在yahoo的邮箱，他用的登录名和密码都还在硬盘里。”Tina认真看着燕子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他的yahoo邮箱里有几封从香港发来的邮件。那几家BVI公司的注册文件，就在邮件的附件里！”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难道要把邮件发给他？”

燕子的声音有点发颤。

“因为刘满德并不是大洋控股和金盛控股100%的股东，他就只有那两家公司50%的股份。另外的50%，由你老公拥有！而且，他还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！不信你看这个。”

Tina从书包里翻出几张纸来。BVI公司注册文件的复印件。

燕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复印件在她指间微微抖动。

燕子抬头看看Tina，低头看看手中的文件，再抬头看看Tina，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Yan姐姐，我真的对不起你！你抽我一顿吧！”

Tina又抽泣起来。

“你也知道，我在GRE算是垫底的，是个人就比我有前途。我都在GRE快四年了，没提过级，没长过工资，谁都不愿意用我，结果变成Steve御用的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变成御用的，那和走人不远了……”

Tina低头拍手拍头，一边吸着鼻涕。

“可就两个月以前，Steve突然找我谈话，说现在有个大项目让我参加。他说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，他就给我提高级调查员。他还给了我一本电脑法政的说明书，让我一周内把自己电脑的硬盘复制出来给他。那东西真晕啊，我熬了十天的夜，才好歹交了差，我那叫费劲儿……”

“别跑题啊，说那个大项目！”老方打断Tina。

“嗯，那个项目……就是‘晚餐’。”



你的秘密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吗？

永城著

秘密调查师